

# 周丽娟：与崧泽遗址结缘 20 年

本报记者 姜燕



■ 周丽娟在考古测绘 周丽娟 供图

周丽娟与崧泽遗址结缘，20 年为期。

32 岁初次接触崧泽遗址考古发掘，52 岁筹建完成崧泽遗址博物馆工程。3 年前，博物馆立项时，还有人说她年轻，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人这样说了。今天，崧泽遗址博物馆如期开馆，崧泽遗址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周丽娟如释重负。

她说，考古有这样的收获，从来都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。这就是低调的周丽娟。

距今 5300—5900 年前崧泽文化时期，人类生活的大致复原景象——

河水漫流处，芦苇依依，锥顶圆体的茅草屋择高地而建，身材仅 1.5 米左右的崧泽人狩猎捕鱼，养猪种稻。人们从用釜煮食到发明了鼎，继而有了蒸器“甗”。

由于生活艰苦，人们的寿命只有 25—30 岁，因为卫生条件差又面临生育大关，女性寿命更短，往往 20—25 岁便结束了短暂的一生。

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的时期，早夭的子女先是随母入葬，以后便随父或合家而葬。人们对火有着极高的崇拜，死去的人们采用燎祭，随葬品上抹有朱砂，身份贵重的人口中塞有玉块，头上、身上配有各种玉饰。

► 崧泽遗址博物馆效果图 图 TP

## 1 考古就是一年又一年的坚持

新落成的崧泽遗址博物馆外形质朴，如一个气质清新的少女，小憩于上海西郊青浦区的乡野之中。这片土地，周丽娟熟得不能再熟，自 1994 年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她已和崧泽遗址结交整整 20 年。

记者说起要找一个对崧泽遗址最了解、最有感情的考古人时，低调的周丽娟沉默片刻，推荐了好几个学者，但讲起崧泽遗址的

考古今昔，她又滔滔不绝。聊到放松时，她才开玩笑地说，“那时候，这里还没拆迁，农民们都认识我，看见我来了，老远就打招呼说‘周老师，你又来啦’，和我一起来的人都特别惊讶。”

“崧泽遗址 1957 年就被发现、发掘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曾再度发掘，1994 年，上海市想在遗址上建一座陈列室，我便跟随我

的老师，当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先生来到这里，对遗址再次考察。”周丽娟说。黄宣佩虽然是领队，但因需处理馆里的行政工作，作为骨干队员的她便承担主要的考古发掘与管理任务。

虽然建陈列室的项目因种种原因没能立项，但周丽娟却由此与崧泽遗址结下不解之缘。2004 年的崧泽遗址考古中，她担纲领队；2011 年崧泽遗址博物馆项目再次启动，她更是受命担任筹建办公室主任，3 年里每天坐车从市区到这里。

## 2 考古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交接

“博物馆所在的位置，就是当年考古发掘地。”周丽娟说。自 1957 年开始，上海考古人就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

1957 年，黄宣佩根据青浦地方志记载，了解到崧泽近代史上有一位名叫袁山松的将领葬在那里。他根据这个线索前去考察，却有了惊人的发现，虽然当时没有判断出距今多少年，但能初步断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活遗迹。1959 年的一次干部下乡劳

动时，又在今天崧泽考古的“主战场”——假山墩发现了陶片。陶片被送到黄宣佩手中，确认了原来的调查结果，于是正式组织考古发掘，这次发掘工作持续到了 1961 年。

“今天博物馆里展出的‘上海第一稻’，便是在这第一次发掘中发现的。”周丽娟说。这次发掘结束后，遗址便被保护起来。所谓保护，便是将遗址覆盖上土，恢复农耕。发掘、研究、再发掘、再研究，对一地的考古就

在这样不断的往复中进行，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手中交接。1974 年—1976 年，根据研究需要，对崧泽遗址又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。

与所有的遗址命运相同，它在现代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，始终处于被动状态。考古人员发现，假山墩表层土下方，很快就挖掘到距今 5300 多年的崧泽文化遗存。“在遗存之上还有什么东西，我们就很难知道了，据当地农民说，假山墩 1957 年以前曾高出地面六七米，之后有过一次平整土地行动，将能利用的土地都利用起来，那之后假山墩仅高出周边农田不足 1.5 米。”周丽娟说。

## 3 考古就是一天又一天的等待

同样，1987 年的考古是由于遗址旁一条运河——油墩港的开挖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。

这次的重要发现是一口水井。步入崧泽遗址博物馆，便可看到这口复原得惟妙惟肖的水井。在这口直径约 50 厘米的井中，有汲水器陶罐及动物骨骼。

“它的切口是一个较圆的平面，中间的土和旁边的土颜色不同，往下挖能判断出是

淤泥，这是水象堆积的特征，壁面土很容易剥落，土里的包含物也不一样，一般会有汲水器等等遗留。”周丽娟说，水井的开凿说明上海先民已经有了稳定和清洁的水源，生活质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。1987 年，崧泽遗址发现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井，是中国迄今出土年代最古老的直筒形水井，表明上海是中国最先发明了找水和储水先进技术的地区。

1987 年考古时，周丽娟已从复旦大学

分校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毕业 3 年，但她一直在上海另一处考古地点福泉山遗址工地。1994 年，她才第一次介入崧泽遗址考古中。

“那时候，我们在农民家租了两间房，一间男生宿舍，一间女生宿舍，请农民帮我们做饭。每天七点半上工，下午四五点收工，就和农民一样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看天吃饭。”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周丽娟等人在 1994 年的考古中对假山墩有了新的认识，发现了崧泽文化时期墓地有一个不断堆积的过程，而且以前一直认为崧泽文化时期的墓葬没有墓坑，那一次也发现了墓坑。

## 4 考古就是一点又一点的发现

到了 2004 年，崧泽遗址博物馆的重要展品“上海第一房”“上海第一人”和憨态可掬的陶塑小猪终于得见天日。

对于这次发掘成果，周丽娟起初避而不谈。但这是一次回避不掉的发掘。谈起时，她说：“考古的发现大都是偶然，每个人的判断不同，换了一个人，可能有更多的发现。”

她对考古有着天生的灵性，虽然她始终否定这一点，坚称自己只是一个认真完成交办的任务的人。但一落到考古这件事上来，

她言语间又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信和果断。“上海第一房”的发现便来自于这种近乎直觉的判断。

2004 年上半年的一次发掘中，担任领队的周丽娟除管好自己的几个探方（考古发掘分区的专业术语）外，还要管理整个工地。“那天，我兜了一圈之后来到假山墩东部另一个同事的探方，凭经验，我看出土的颜色有变化，估计会有什么迹象出现，于是让工人把这个面再刮一下。”周丽娟说。

工人用手铲小心翼翼地刮着，慢慢地，一个柱洞出现了，又一个柱洞出现了。根据发现的全部柱洞判断，这是一种地面建筑，是崧泽遗址从未有过的发现。而且，以前一直认为那时江南地区只有干栏式建筑，也就是先架柱子，再在上面架搁板，“上海第一房”的发现证明了地面建筑的存在，这种建筑是先在地面上打柱洞，插入柱子后，将周边压实，再做墙体和屋顶居住。

新的发现总是让人欣喜的，这也是考古最吸引周丽娟的地方。但无论是当日还是今天，她也只是冷静地说一句：“那总是高兴的吧。”

## 5 考古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真实

“上海第一人”是一名生活在 6000 多年以前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男子，年龄在 25—30 岁左右。“眼睛很大，在那个时候也算长得漂亮的。”周丽娟说。

这是一个难得的头骨，非常完整。由于崧泽的土性不适合保存，这具头骨之所以能够完整保存，是因为上海地下水水位高，它一直埋藏在水线以下，没接触过氧气。“2004 年，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健来检查工

作，看到这个头骨很高兴，说这个就叫它‘第一人’吧，这个叫法就是这样来的。”

展品中那只肥嘟嘟的陶制小猪发现于一个灰坑，参观者可能很容易认为它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捏给孩子的玩物。周丽娟笑了，说小猪上有红色的朱砂痕迹，说明它可能不是普通的玩具，更可能是一件有着特殊意义的物品。别看这只巴掌大的小陶猪，考古意义非同一般。在此之前，只在崧泽遗址中发现过野猪和

家猪的骨头，却从不知道那饲养的家猪到底是什么模样，这只小猪形象地揭开了谜底。

步出博物馆之前，设计师将人们带到了一张中国地图之上，上面遍布着那一时期中华大地上如繁花绽放般的文化。在那个气候怡人、物产丰富的时期，人类活动大爆发，产生了重要的人类文明，人们不再居无定所，而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，开始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活，并发展起精神层面的追求。

这正是考古带来的真实感，它通过一件件古老的遗存讲述着一个真实的过去，这也是周丽娟和所有考古人喜欢的真实。

